

永远传唱团结、统一、和谐、相融之歌

——刘建禄副会长在文化研讨会上发言摘要

近些年来，我一直订阅人民出版社主管主办的《国家人文历史》半月刊。在今年第6期刊物卷首，专题发表了梅岱先生长达2.3万字的重磅文章《走进〈敕勒歌〉》。文中严谨切实而又明白晓畅的叙述，丰富翔实而又言之有据的史料，史论结合而又生动深刻的议论，特别是文章结尾部分对中华文明大一统、大融合、大中华“三大显著特征”的概括，令人深受教育和启迪。文中字里行间抒发的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，也深深地感染着我。

《敕勒歌》只有短短4句，27个字，但千古传诵，流传至今，显示出不朽的艺术生命力。我认为，这首民歌的历史意义，主要有以下四点：

一是地理意义，阴山敕勒川成为内蒙古中西部的代名词。《敕勒歌》一开始就讲：“敕勒川，阴山下”，指明了敕勒川和阴山的地理位置，阴山是敕勒川的参照物。阴山山脉东端起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谷地，向西依次是大马群山、灰腾梁山、大青山、乌拉山、狼山，西端以浅山没入阿拉善高原。这是祖国北方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和农牧生产分界线，蒙古语名为“达兰喀喇”，意为“70个黑山头”。在阴山山脉和黄河“几字形”最上边那一

横之间，就是古称敕勒川、辽代以来又称丰州滩、明清以来又称土默川的广阔冲积平原。这是祖国北疆一块地势坦荡、水丰草美、宜农宜牧、美丽富饶的风水宝地。

《敕勒歌》诞生以后，阴山、敕勒川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代名词，并名扬天下。晚唐诗人温庭筠在同名的《敕勒歌》中写道：“敕勒金隍壁，阴山无岁华。”北宋诗人刘敞在《阴山》诗中写道：“阴山天下险，鸟道上稜层。”金代诗人元好问在《诗评〈敕勒歌〉》中写道“慷慨歌谣绝不传，穹庐一曲本天然。中州万古英雄气，也到阴山敕勒川。”清初诗人王循在《归化城》诗中写道：“穹庐已绝单于域，牧地犹称土默川。小部梨园同上国，千家万户入丰年”，反映了这里的经济已从以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为主，而且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。

二是人文意义，是一首游牧民族的心灵之歌。《敕勒歌》写出了草原的宁静壮美，写出了天空的清苍蔚蓝，写出了牛羊的时隐时现。从字面上看，似乎没有写人，但仔细品读，《敕勒歌》是牧民们时常吟唱的，牛羊是牧民在草原放牧的，穹庐是牧民“逐水草而居”的，又处处体现出人。正如梅岱先生文中所讲：“《敕勒歌》是一首心灵之歌，诗中的天、地、牛